

沧桑文丛

主 编 ■ 李 辉

留下世纪的
影子和声音
提供真实的
纪录和思考

何金铭·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走进炼狱

走进炼狱

何金铭·著

1997

沧 桑 文 丛
走 进 炼 狱

何金铭 著 责任编辑 张志林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0.5 字数 233 千
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—8,000

ISBN7-215-04106-9/K·604 定价:15.50 元



何金铭，陕西省西安市人。1931年3月生。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曾任陕西青年报总编辑、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宣传科长、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等职。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94年起用电脑写作。有诗文集《无花果》、《九州恋》、《长安食话》、《我在傻等》等出版。

1964 年在北京。



摄于 1994 年 5 月 27 日。

“沧桑文丛”总序

每个人都生活于沧桑之中。

沧桑是时间的流动。昨天、今天、明天,在流动中构成一个整体。如同一条河流的水,尽管来自不同山川,一旦流在一起,便浑然一体,无法将之一一分开。

沧桑也是空间的存在。同一个时刻,同样的阳光照耀下,或者同一场风雨之中,每个人都不会重复同样的故事,而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,便使流动着的沧桑变得丰富起来。

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,在他的心灵世界里,沧桑便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。他在时间的流动中感受着历史,他在空间的存在中感受着世界,或者说,两者从来就是一体的。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与现实、个人与群体、抽象与具体的交叉渗透中,沧桑才赋予人的情感、思想、人生一种沉甸甸的分量。

2016.6.9

大概还没有别的时候,比走近世纪末并跨入新世纪门坎时更让人感到“沧桑”这个词的含义。似乎在这样的时刻,人们才更深切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与人生、社会的变迁。不管他处在什么历史位置,不管他的过去是如何走过,回首往事,抚摸流逝的日子,都将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。而对更多的读者来说,处在世纪转折时刻,历史的好奇心也将愈加强烈。他们知道,阅读他人的人生故事和昔日的历史场景,实际上已成为自己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。

一个即将成为过去的世纪是如何走过,在这个世纪的舞台上人们是如何出演着生活的戏剧,将成为一个长久的话题,把今天和明天的读者深深吸引。

主编一套“沧桑文丛”的构想,便在这样一种感受中形成。

“沧桑文丛”将以回忆录和传记为主,并适当选择一些不同历史时期的日记、信件等能够真实反映历史原状的作品。作者或传主不受其名望、地位、职业的限制,题材不受题材大小重轻的限制,风格也尽可能多样化。

不猎奇,不虚饰,历史的真实应该是“沧桑文丛”的灵魂与品格。

重要的当然在于,文丛中的作品,能够留下这个世纪的影子和声音,能够为下个世纪的人们,提供真实的历史记录。我相信,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,才会受到读者

的青睐,才是“沧桑文丛”这种类型的丛书的生命力之所在。

愿这样一套丛书,以它独有的姿态,伴随着读者走进新的世纪。

李 辉

1997年1月28日



序

我早就想写写那场先前被称做“史无前例”，后来又被说成“十年动乱”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可一直未敢动手。我觉得力不从心。古人有云：“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”，不知不觉，我已年过花甲。在这以后，便不由不每每想起自己从小就立志做一名作家，而偏偏偶入宦途，以致未能在文学上有所进步的情形。我于是生出一种悲凉感。我曾计划将那个十年写成一部小说。又觉得若是在经历过的事实中掺杂了艺术的创造，也许会既伤害“真”，又伤害“美”，更保证不了“善”：我对自己是否把握住了应有的尺度，缺乏充分的信心。我又曾设想写成回忆录。可是，回忆录按照传统的看法，岂是普通人可以随便写的？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早就没有了什么朝气、锐气与生气，“前怕老虎后怕狼”，也是情理中事。思前想后，忽然，或者叫做“灵机一动”，或者叫做“茅塞顿开”，我想出了一条路：自由地写，随意地写，写成什么样，便是什么样。反正抓住一点：写我自己的真的感受，也就是了。要说文章的体裁，那可多了，什么杂文、散文、随笔、小说、诗歌、书信、日记、戏剧等等，一下子，别说是我，便

是专门讲授文章写法的教授,也未必能说得一清二楚。反正我也不是先学文法再做文章的,若是认真计较起来,也许我便什么也写不成了。我不准备给自己带上种种枷锁。我决定既写当年的情景,当年的感受,也写后来的思考,现在的认识;既当回忆录写,也当随笔写;既写情,也写理;写到哪里,便算哪里,写成啥样,便算啥样。卢梭的《忏悔录》,您说是什么?是自传,是回忆录,也是小说,也是散文,也是社会政治思想性文论,总之是一部真实动人的文学巨著。我为写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东西而先大伤脑筋,何必呢?不过是一吐为快罢了,想那么多干什么?

一通百通。放下包袱,立地成佛。山穷水尽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就这样开始写罢。



第一章

公元 1966 年夏秋之交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。

这一年，炎热比哪一年都来得早，比哪一年都去得迟，比哪一年都更为酷烈，更加令人难熬。坐落在首都北京最中心地带和最繁华街道附近的这个机关，这个拥有数千平方米面积，矗立着一栋高楼，一座礼堂，相当庄重、相当雅致的大院，突然变得热闹异常，仿佛王府井百货大楼，仿佛大栅栏，仿佛东安市场，仿佛西单商场，人流滚滚，摩肩接踵，变得几乎没有谁能辨认出来了。不过也应当说，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被世人，被中国人，被外国人，被亿万青少年和老年人所重视，所关切了。人们像潮水般涌向这里。一群一群，一批一批地涌向这里。北京人涌向这里，从东城区，从西城区，从朝阳区，从海淀区，从大中学校，从机关团体，涌向这里。上海人涌向这里，从南京路，从淮海路，从徐家汇，从吴淞口，从一个一个胡同，从一处处店堂，涌向这里。天津人也涌向这里。南京人也涌向这里。这里还迎来了从哈尔滨到乌鲁木齐，从西安到成都，从

一座座省市学校，一家家省市机关走来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、中国少年先锋队辅导员，以及党、政、团干部……他们急匆匆地来到这里，一个个都带着一颗火热的心，他们把已经很热很热的北京弄得更热更热，他们把已经难于辨认的这个机关大院弄得更加难于辨认。这个本来就如同一团火般热气腾腾的地方，如今是热得发烧了，如今成了北京乃至全中国最热最热的地方之一。

人们来到这个大院，第一眼看见的是蜘蛛网般密密麻麻排列在院落中心的大字报方阵。那是用一条条绳索在墙上、在树上固定起来的特殊方阵。那是在条条绳索上挂满张张大字报的方阵。墙上也有，然而，墙壁虽多，已经不够用了。这样的大字报方阵便应运而生。大字报，这是那个年月里用来打击敌人的一种特殊武器，也许它的发明权属于北京大学一个叫做聂元梓的人，也许它的生日应该定为这年的5月25日。虽说先前已经有过这样的东西，但是，从这天起，它便被赋予了特殊使命：打击阶级敌人。这年6月，人民日报为这张大字报专门发表重要社论，尖锐地也是教人震惊地指出：“凡是反对毛主席，反对毛泽东思想，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，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，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、多老的资格，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，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，把他们打倒，把他们的黑帮、黑组织、黑纪律彻底摧毁。”不仅是富有政治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，即便是曾经多次参加过各种政治运动的中国老百姓，也能从这社论的字里行间嗅出一些极不平常的东西。这或者还是“黑帮”这一政治术语最早一次公开昭示于全中国人民。与此同时，便有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重要社论的发表。从此，“黑帮”和“牛鬼蛇神”便成了阶级敌人的

一个代名词,一个同义语,也成了那个10年中在报刊上和会议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。当然也是大字报讨伐的主要对象。大字报之所以叫做大字报,可能是因为那写在纸上的字,个头很大,比起印刷体来,最小的也是特号,而写成后贴出去,又有些像报纸,是给人们看的,是一种宣传品。不过,报纸还有表彰等其他作用,大字报则只用来打击敌人。至少在那个10年中,至少那主要的作用是打击敌人。敌人便是被认定为“黑帮”和“牛鬼蛇神”的,或者被怀疑为“黑帮”和“牛鬼蛇神”的“一小撮”。不过大概开头时,并没有多少人会预料到,这个“一小撮”竟越来越膨胀,以至于后来变成了一大堆、一大群。大字报有些是写在旧报纸上的,看上去是一片模模糊糊的黑字上面又有那么一些大大的黑字。更多的是用正经八百的白纸写上黑字的,那就更加黑白分明。说是打击敌人,那语气,也有某些差异。有的,火药味很浓,真枪实弹,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;也有的,好像虚晃一枪,或者朝天放枪,没往要命处打。这可以同战场上的士兵作类比,有的士兵大概是受了“非战论”的影响,犯了“人道主义”的错误,净放些无用的瞎枪。

大字报方阵有多大?说不清楚。只是你若认真真从头一张看到最后一张,可就费老鼻子劲了。总有几百张之多。这机关有几百号人。若是每人写一张,便该有几百张,况且还有外边人写了挂上去的。不过,进入这方阵的人一个挨着一个,又且后浪推着前浪,你便想从头看到底,也办不到,你总得给人家推着走挤着走,边看边走,所以你能看出个大概来,看出点意思来。你会被这宏伟的气势所震撼,或者震惊。你也许会得出一个强烈印象:“牛鬼蛇神”真坏,因而义愤填膺,决心投入这场战斗。你也许会半信半疑:他们真会讲这样的话么?真会做这样的事么?真有这样坏么?你

一时还拿不定主意,不知道该怎么办,你还要再看一看。你就这样给推进去推出来,挤过去挤过来,这么想那么想着。你还可能得到一种印象:这简直有点儿像诸葛亮的石头阵,搞得你昏头转向。

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人、中年人、老年人,在这大字报方阵里走出来时,便又看见一个十分壮观十分庄严的场面:在高高的楼房前面,塞满了成百上千、热血沸腾的群众。他们有的在呼喊口号,有的在磨拳擦掌。这是为什么?这里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?你会尽最大努力挤上去看个究竟。也许你因为这困难的一挤,出了一身臭汗,不过你毕竟是挤到了可以看清这楼房前情景的地方。你松一口气。你这时听清楚了有的人喊叫的声音:“把黑帮拉出来!”你又看清楚了面前楼房二层平台上有点动静,有人在那后边叽叽咕咕些什么,不过听是听不见的,有点儿远,大院里又那么吵吵嚷嚷。又是一阵口号。又是一阵吵嚷。大院里的群众似乎有些不耐烦了,这会教你联想到土地改革时斗争地主的场面,甚至想到就是在斗争“黄世仁”。还是20世纪40年代末,我就看过斗争“黄世仁”的戏,那戏编得十分好,演出也十分成功,看到恶霸地主的滔天罪行和贫苦农民的悲惨遭遇,我不由不胸怀愤怒,眼含热泪,观众中有人把砖头瓦片往舞台上扔,还喊着“打死黄世仁”。可现在的“黄世仁”是谁呢?难道是我们机关的领导人?那么,谁又是“杨白劳”和“喜儿”呢?这时候,大院里的革命群众已经骚动起来了。于是这平台上有了更大的动作:有人把几个人从紧贴平台的二楼一个窗户口里边拥着弄了出来,站在了平台的前面。这是个平台,不是阳台。它从大楼进口处突出了来,又在与二楼平行处形成一个仿佛小舞台的平面。要从楼内走到它的上面,只能跨过窗户。这时候,在大院里一片吵嚷声中,那被弄出来的人们站下了,站稳了。

大院里的人们向上看去,被弄出来的一共有5个人。都给两个人拉着扶着。有的低了头,有的半低半抬着头。有一个则是抬着头的,还在认真地、仔细地朝下边看,他的目光同下边密密麻麻一大片人的目光对在了一块。后来回忆,惊奇地发现,这简直是在演戏,一个好的演员,往台子上一站,往剧场里扫上一眼,观众们便都以为他是在看自己。就这么一站,一看,满院子的人一刹那间都安静下来了,口号声没有了,吵嚷声没有了,磨拳擦掌的也收回了在空气中摇晃的两只手。人们都聚精会神地往上边看。

上边那个抬着头的人继续认真地、仔细地朝下边看。他的个头未免偏低,说不准有没有超过1.6米。他的衣着也有些不甚整齐,说不定好些天没换洗过。他是这个机关的第一把手,但现如今只能算一名接受审判的罪犯。奇怪的是,他竟显得如此镇定,脸上仿佛带着一丝微笑,若是稍用心地观察一下,还能从那微笑中看出一股顽强的自信,所以那微笑便又竟是一种嘲笑。这真是有点太不合乎逻辑,也太不合乎潮流了。并且那头也实在抬得太高了些。这理所当然很快就引起大院里革命群众的不满。有人开始喊口号了:“黑帮报名!”“黑帮低头!”“交代罪行!”有人伸出了刚刚收回去的拳头。有人在朝前涌动。群众队伍里又一次发生了一阵小小的骚乱。

骚乱中,平台上看管“黑帮”的人,把那抬着头的低个子拉在一个麦克风也即扬声器前,要他首先给群众交代。这低个子又一次高高地扬起了头,开口讲话了。他只吐出第一个字眼,大院里便又变得安静下来。这第一个字眼其实极其简单,却又掷地有声。也许因为他的声音相当洪亮,出乎人们意料。也许因为他这一个字眼是拉长了调子送给大院里每一个人的,成千平方米内每一平方

米都响起了他的声音。也许还因为谁也不曾想到,到了这种时候,他还会用近似于作报告的方式开始他的“交代罪行”。总之,大院里这时正在回荡着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字眼:

“我……”

这个“我”,好像不是说出来的,而是呼出来的。他好像不是要说什么话,而是要发表一篇宣言。他把这个“我”字叫得这么响,又好像是在提醒人家注意,是他,而不是别的哪一个,在这二楼平台上向着数以千百计的群众发表宣言,很可能是一篇不那么寻常的宣言。人们于是都伸长耳朵,要听听他究竟想说点什么。

他说了,又是些极普通而又出人意料的话:

“我——胡耀邦,下中农出身……”

他把每一个字都咬得非常清晰,每一小句头一个字,都带着一个轻轻地向上一挑的拖音,每一小句的结尾,都带了一个重重的向下延伸的拖音。他哪里是在向革命群众做“黑帮报名”和“交代罪行”的工作,他简直是在向自己的朋友、同志和下级作自我介绍。他似乎是一个新到职的领导人,在发表第一次的带有施政纲领性的演说。他不但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畏惧与忏悔,反而有点得意洋洋呢。他不是在同革命群众公开挑战么?他不是在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顽固对抗么?顿时,平台下边,许多坚定的革命造反小将将被激怒了,又是一阵口号声:

“交代罪行!”

“黑帮低头!”

“不许黑帮放毒!”

然而,这震天价响的口号声,竟没有能使他低下头来,甚至从下边看上去,似乎他把自己的脑袋扬得更高了。也许因为他在这

种时候这样的地方高高地扬起了头,他的个头似乎也高了许多。他仍旧用自己的眼光扫射着大院里的每个人,他似乎要告诉每个人:这就是我的“报名”,这就是我的“交代”。

于是,口号声更加高昂了,也更加混乱了。因为喊叫的人愈多,便愈缺乏秩序。开始时是一片口号声,后来便成为一团吵闹、吵嚷与吵吵。人群开始涌动了。有向前挤去的,是不是有人想爬上平台,去教训教训这位胆敢与群众对抗的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?也有向后挤去的,是不是有人想离开这太缺乏秩序的地方?这个昔日曾经为全国青年人所仰望的神圣殿堂,今天是怎么了?大院里,现在有那么多人,很可能也有胡耀邦的崇拜者,很可能这些崇拜者到这时候还没有认识到他的罪行是何等的严重。他们也许在想:说是“下中农出身”怎么就成了“放毒”呢?说不定其间还会有一些被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称之为“铁杆保皇派”的人物,他们可能还会在心里叫好:这才是硬骨头,光明磊落,宁折不屈!

随着大院里的骚动,平台上出现了新的动静:那扶着拉着“黑帮”的人把他们的“罪犯”的头往下压了压,说了句什么。下边的人大概能看见那压头的动作,却不会听得清说了点什么,即使站在了最前边,即使最大限度地伸长了颈脖和耳朵,因为大院里实在是太吵闹太无秩序了。但是,这一点不怎么大的动静,却是给人们注意到了。吵嚷声慢慢地变得缓和些了,慢慢地变得平静些了。也许,人们是产生了某种好奇心,人们需要知道平台上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平台上那个被压着头的人又开口讲话了。只是他的头仍旧不肯往下低,因为有人往下压,倒显得越发向上扬了。偏偏他吐出的